

待客

朱金华

头比别的猪身材显得更修长。两口子也格外关照。兴许是对主东的回报吧，下崽的那个晚上，月白风清，万籁俱静，就连平地里汪汪个不停的大黄狗旺财，悄没声息跟在三喜屁股后头耷拉着耳朵目不转睛望着大黑下崽，三喜没经历过给母猪接生，专门请来村里养猪状元老牛帮忙。

子时刚过，三喜和媳妇照电灯打下手，旺财紧挨着主人盯着戴着塑料手套的老牛下崽。老牛下崽也不知是对着这三个活物说话，还是自言自语。“养了这么多年猪，还没见过一窝子产24只崽的母猪，三喜算是发啦！”

过了几天，王三喜家母猪一窝子生了24只猪崽的消息不胫而走，虽说只成活18只，那在十里八乡也算得绝无仅有。三喜兴奋得屁颠屁颠，众人堆里好不风光，熟悉不熟悉的人，见面都是说猪崽的事。这也难怪，农村家庭，居家过日子，哪一家不喂个一两头猪，农商银行信贷人员正是看到了喂猪的有利时机，除了养猪场自繁自养以外，就数卖猪崽销路好能挣钱，两年下5窝，合下来咋都比喂猪划算。

王三喜跟妻商量道：“咱家隔三岔五随礼，现如今比不得往常，娃挂周挖一篮麦子，结婚礼送对枕中就行了，一个礼从几块钱涨到几百块钱，啥子都兴动客，张文书去年先他屋里都过了5个事，还有张栓子，一家人都在广州打工，为收礼专程赶回来，收罢礼又出门打工去了，一年到头只过年那几天在屋，别人家有事他却躲过了送礼，看

着就闹心。小家小户，挣的钱还不够随份子，这规矩让人心里不得劲，得改。”

“你个平头百姓，哪个听你的去改？也不撒泡尿照照，还是老老实实随大流吧！”三喜婆娘愤愤地说。

三喜心里早有盘算，只要说动妻子配合，这事就成了。涎着脸跟妻说：“我是人微言轻，可我有信心改变村子里的规矩。”

妻子听了这话，半张着嘴，惊讶得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悻悻地说：“你个刚八块的想钱想疯了，咋会打畜生的主意，这不是糟蹋人嘛！”

三喜说：“听我摆布，你不干涉就好。”三喜妻子虽然说话刻薄，倒有个好处，屋里但凡大事小事，均由三喜做主。虽说待客的事有悖常规，有些蹊跷，她相信三喜弄事情自有他的道理，没再说话，忙活去了。

三喜联系租赁帐篷、桌椅板凳的老周，与做席面的顾师傅定了19桌饭菜，又买回两蛇皮袋菜花瓜子，又到开烧锅的金家灌上等等苞谷酒，提前搭好帐篷、摆起桌椅板凳，张罗得全村都晓得王三喜要待客办席面。

四月的山村，清新怡人，刺玫花香随风飘散，田间麦浪翻滚。站在路边，那坡脚绿荫下，露出白墙灰瓦，还有搭建的红帐篷，一派喜气洋洋。这天，王三喜家道场、堂屋、路边拥满了人，下棋的打扑克牌的闹哄哄一片，手没事儿干的，一窝子围在一起

嗑瓜子讲笑话，好不热闹。

终于盼到开席了，村支书吴文光站在屋檐最高处，“咳——咳——”两声，清清嗓子，人堆里便嗡嗡议论开来：“吴支书来当知客，场面够排场。”

道场边上，王三喜拿着礼单，后边跟着妻，还有闺女英莲、翠凤，三喜念名字，妻和闺女往人兜里塞票子。

只听吴支书朗声说道：“各位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中午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贺王三喜家母猪一窝子成了18只猪崽，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景，这是王三喜家的福分，也是咱东沟村人的福气，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王三喜为此事动客庆贺，在情理之中。如今娃上大学、搬家，动辄要讲排场大动客致财，有的人过生日过完阳历过阴历，乡亲们一年都要给他家行几次情，礼重得都背不起。我要说的是，振兴乡村，我们要振兴经济，更要振兴民风，不能为芝麻大点儿蝇头小利败坏民风。三喜跟我商量了，今天待客是想请父老乡亲喝杯薄酒，提前没说明，是怕大伙儿不来。三喜收的礼金原数退还，都要接着。我代表三喜谢谢大家。乡亲们！从今天起，先从我做起，村上每家每户，屋里老人、娃结婚这两件大事严格控制礼金，其余一律不准动客收礼，大伙儿相互监督，共同遵守，维护淳朴的乡风民俗。”

喝酒正酣划拳的，吃八大件不曾停筷子的，都腾出手来使劲鼓掌，掌声飘荡在山野，传遍乡村角角落落。

那年的孤独

巩伟民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远处求学，天黑到家，父亲安详地睡在灵堂上。丢下行李，我扑上前去，抱着父亲失声痛哭。瞬间成了没人疼的娃了，留下孤独与痛苦。这一夜，我独留素烛白帷前，手扶七尺棺，陪伴父亲最后一晚。

安葬了父亲，姐姐们也各回各家，她们还要过自己的日子，只剩下我一个。父母都不在了，我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那年，我刚二十出头。孤寂寡言度日，生活煎熬，度日如年。

好在大姐家跟我只隔一座山梁，她隔三岔五来照顾我，还把父母遗留衣物改好让我穿，我时刻能感受到父母温暖。三姐带着幼小的外甥陪我度过父亲周年。

……

母亲离世早，有一年，我连续多日高烧不退，不吃不喝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父亲着急，见我病重，只好不停地给我喂水，扶不动我，拿来竹管让我侧身吸饮，再用温毛巾擦拭的办法降温。

一次我从茶房中学回家，一开门尘土飞扬，没来得及拾掇，三叔见我回来了，给我端一碗饭，疙瘩汤煮菜梨叶，吃下这碗饭压住饥。还有一次病重住进县医院，二叔步行三十多里路，拿一斤糖去看我，往返约七十里路程，老人没说一个累字。住院的那两个月，三姨一直陪床、伺候，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孤独中，有这么多人关爱，使我对人生坚定信心，有了独自走下去的勇气。

天亮了该下地干活啦，迎着和煦的阳光，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一路欣赏着乡间的美景，山下涓涓溪水流向远方，田间地头青油油，抽穗拔节的麦子，迎风飞舞着花絮，蜜蜂采花不歇息，看到此景心里敞亮。陪伴我的仍是锄头。养殖牲畜，每日在山上、田间、地埂，采谷打草喂羊，陪同我的是背篓、镰刀、笊子。一头猪养了两年才长到几十斤重，这也和我一样经常饿肚子。为了生计不时上山砍柴、挖药材，同伴是七尺扁担、斧子、镰刀、绳索。山路崎岖，山林一片寂静，忽然听到喜鹊的叫声，寂寞的心里便多了几分温暖。冬日里山上雪花飘飘，只看到野兽的足印，担起柴担深一脚浅一脚孤行在山坡上，下山回到家，放下柴担千家务，做饭糊口。

做民办教师那会儿，面对学生，忘了痛苦，也不孤独了，一心一意教好书。风雨兼程，穿梭在学校与家之间，忙碌而充实。

在那漫长孤独的岁月里，我学会了不寂寞，也不孤独。执一份简朴，守一份淡然，逆境中前行清晰脚步，印在泥泞的路上。

也是那份孤独，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让我面对现状，笃定从容，永不放弃，一路披荆斩棘，逐梦前行。



百姓故事

那一缕香

刘佳乐

犹记幼年时，爷爷每每在傍晚把我带到老街闲逛，小贩们大多是推一辆三轮车，摆上商品，高声吆喝。小小的我拉着爷爷的大手，闻着各种香气混合成的独特味道，听着各种的吆喝声，不时也摇头晃脑地上几句，逗得爷爷乐呵呵的，随即，便给我买一张糖饼。等到夜幕降临，人们便都散去，攥着爷爷大手的我，回头望着人影绰绰，看着即将被拉走的爆米花摊，口中还咬着一块糖饼，心中惦念着与他们的下一次邂逅。

进入小学后，我回到爸妈身边，很少再去老街了。城里的超市中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大家好像都很匆忙，匆忙地从高高的货架上取下东西，匆忙地结账……卖相十分诱人的甜品被罩在防尘罩中，同时被封存的还有他最引以为傲的甜香。

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我再次回到了老街，层层层的施工板将曾经热闹街道挡住。我踮起脚尖，试图寻找记忆中的、久违的老街的夕阳。只可惜挡板太高，挡住了温馨动人的橘黄。在这里，我无处可寻童年的芳香。

时间悄然滑过，我已然初一。今年暑假，我看望奶奶回家的途中再次走入这老街，宛若梦醒，老街似乎变成了与我印象中截然不同的模样，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墙壁变成了白色的石灰墙，坑坑洼洼的道路变为平整的青石路，小贩的三轮车消失不见，路边多了许多商铺，那许久未闻的异香又涌入了鼻腔。循着记忆，我来到一家饼店前，老板娘仍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鬓角平添了几根银丝。我要了一张糖饼，轻咬一口，任这熟悉的味道在喉中打转，我疑惑地问老板娘：“这儿以前的小贩都去哪儿啦？”老板娘一笑，雀跃地说：“以前我们都是流动商贩，干一天是一天。现在老街整治了环境，还帮我们规划了商铺。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铺子，不用每日跑东跑西喽！”我猛然醒悟，原来那日的施工板，所代表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

我向老街深处缓缓走去，落日的余晖泻在石砖上，金灿灿的，我的影子被斜斜地拉长，当年吃糖饼的小孩，如今也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老街啊，让我们一起成长，共创属于自己的辉煌！

（作者系山阳县城区二中八年级班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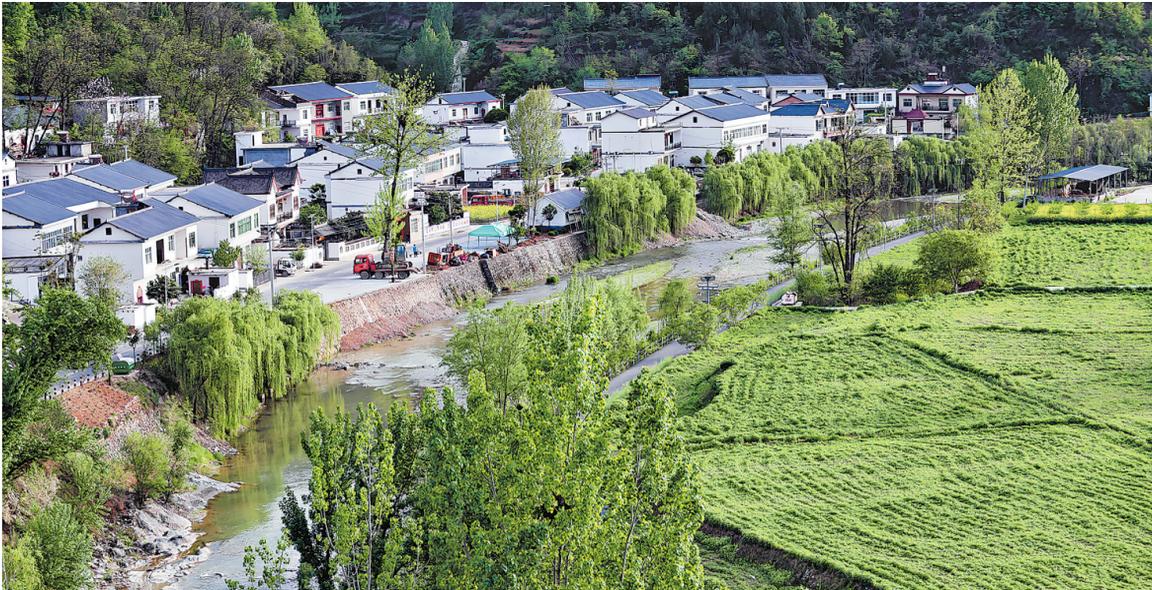


作文精选

商洛山

(总第2499期)

刊头摄影 方立



忆武关

田吉文

的关隘，如今这里都是芳草萋萋，荒芜了许多春秋，也只有这里的古城墙在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

站在这块有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武关八景”的遗迹。即余光返照、石桥古渡、笔山鹿鸣、砚水鱼条、龙潭古寺、白崖仙迹、蝶岭神芝、玉泉串玉。在这里，唐朝诗人李涉因仕途不顺曾策马扬鞭由长安东行进入商洛山中的武关，写下名篇《再宿武关》“远宿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

两山之间有一条像带子一样的河，河随山转，山随河走，一直飘向远方，向东进入丹江。河两岸的植被非常之好，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山清水秀，绿树掩映，鸟儿鸣啭，鱼翔浅底，植被葱郁，绿意盎然，一个绿色的王国欢迎八方来客。

在大山的皱褶里，武关河在我家门前呈月牙儿形，河水一年四季不舍白昼，总是唱着欢乐的歌向东潺潺流去，我是喝着河里的水长大的。在那个困顿的年代里，农村娃娃很少见荤腥，一个个细高细高

的，都瘦得不成样子，走在路上一阵大风把人吹走，想打牙祭的话，河里的鱼就成了我们的美味。在好多年的暑假里，我们背过大人，拿着用铁丝自制的工具打鱼，无忧无虑地在河里疯，不知不觉半天就过去了。岸边传来大人的喊叫声，我们匆忙捉了鱼，拎着破了洞的鞋，裤子湿漉漉地往各自家跑，回去总是少不了挨训。我自幼没了母亲，是爷爷奶奶心疼大的，每次在河里玩水回来，奶奶总是苦口婆心地给我说，你要听话，你是老田家的独苗，奶奶的命根子，武关河道长，要是突然涨水了，你可咋办？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清澈见底的武关河给我说不完的欢乐，更有奶奶给我的那种血浓于水割舍不断的浓浓的爱。

奶奶作古多年了，但是奶奶的嘱咐和唠叨声却时常在我耳畔响起。在和奶奶共同生活的20多年里，我都是伴随着武关河走过春夏秋冬，家里四季用水是用桶在河里担的，衣服脏了，是奶奶拿到河里洗。似水流年里，每天我听着武关河里的水流声，看着河两岸的山变绿再变黄长大的。随着



无论如何都要写写家乡的武关了，让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找到一个心灵栖息的地方。

看过《大秦帝国》电视剧的人，对武关都不陌生。古时的武关是秦楚的分界线，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跨越的代价就意味着征战、流血和死亡。秦商鞅遭秦惠王通缉时，逃回商鞅封邑地，也就是现今的丹凤县城西古城岭，夜走武关；秦始皇在世时曾五次出巡，数次由武关出入；而刘邦先于项羽入秦，也是因为选择“武关道”而胜。如今，站在秦楚的分界墙旁，阳光下那些青砖倍显厚重和沧桑。

武关古道静静地坐落在武关的两座小山之间，无论曾是秦朝的要塞，抑或是汉时